



两位准父亲

□张春燕



“姐,明天早上我们来接你看房。希望能够早日帮你找到心仪的房源。”头天加我微信的房产中介小杨,晚上发来这段话。我在网上搜索和求购房屋的信息,迅速被各家房产中介所掌握。小杨,是他们中表现得特别热情主动的一个。

翌日清晨,我还在吃早饭,他们就来叩门了。来的是两个30多岁、高大敦实的男子。他们耐心地陪着我,从一个小区到另一个小区,从一个楼栋到另一个楼栋,看环境,看模型,看房屋,与置业顾问交流,询问我对房屋的看法,不时提一些意见和建议,给我买水,帮我提包。

“你们做这一行几年了?”路上,抑制不住的好奇心,以及对他们专业能力的了解欲,让我提起这个话题。

小杨告诉我,今年春节前夕,他从南方打工回来,经亲戚引荐,打算节后到重庆一家物流公司工作,公司开给他的待遇还算不错,每月固定收入7000块钱,还有五险一金加绩效工资。可正当他收拾行囊准备出发时,老婆身体出现不适,经过两次测试,确认是怀孕了。他放下行囊,到租住的楼下这家房产中介公司干起了销售。这样既有一定的收入来源,又方便照顾家庭。

而他的同行小李,做房产中介的原因跟他大同小异。也是已经在外地找好了工作,也是老婆怀孕,不得不暂时留在本地。更巧的是:两位准父亲的妻子都是下个月生产,预产期相差只有5天。

我问小杨,做这行收入怎么样? 楼市成交低迷,二手房市场尤其不乐观,是众所周知的事。他倒是很乐观地告诉我:他上个月是店里的销冠,卖了4套房(两套新房,两套二手房),这个月可以拿到万元左右。在真心佩服他、为他高兴的同时,我又有些不解地问:“你们的交易佣金不是两个点吗? 你卖4套房怎么才收入1万块钱?”他回答道:“除了公司提留的外,还有参与同事的分成,以及其它扣除项,能够拿到手的,就只有万块钱左右了。”

说完,他又有几分沮丧地提到,“业绩不好的月份,收入是很低的。”他给我看了上月的工资单,显示当月收入是2300多块钱。

他们任职的是一家比较小的中介,底薪只有1000块钱。假如有请假,1000块钱都拿

不到。如果连续3个月没有业绩,那就只有走人了。“所以我们每天都要不停地跑,带客户看房,搜集房源,每天的微信运动步数,不会少于2万步。”说罢,他有些无奈地摇摇头。

在我想购房的区域,他们两个人掌握的房源并不太多。有一个小区,他们是人到了才在系统里翻找,然后打电话问业主,房子卖出去没有,可不可以带客户上去看。话少一些的小李打电话时的神情和语气,有些怯生生的。

那天,我们绕着长江两岸走了大半圈,看了四五个楼盘,走了1万多步,快到中午1点时,饥肠辘辘的我在一家面馆前停下,跟他们说:“我们吃了饭再去看。今天我请你们,如果以后你们推荐的房屋成交了。你们再请我。”他俩有点儿涩涩地交换了眼神,没有说话,是默认的意思。

3个人进到店内,我让他们自己点。他们分别要了牛肉面和肥肠面,却都只要了2两。我有点儿疑心他们不好意思,在为我省钱。

其后,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小区,这儿是新发展起来的城市商圈,周边的住房比较贵,且所剩房屋不多。平时主要业务在长江对岸的他们,

交谈中表现出对这边的房源了解不多,储备不足。加上我事先联系过一家自卖房的业主,不便带他们过去,便客气地跟他们说:“那今天就到这里,以后有什么需要,我再麻烦你们。”两个人对望了一眼,眼神中有一些失落,却也有几分如释重负的轻松。小杨点点头,“那好,姐,我们再联系!”

后来,小杨用微信语音给我留过言,询问选房的情况,表达他的关心,也很是热情地向我推介过房源。有一次,他发来微信语音邀请,热情又急切地跟我说:“姐,我这儿有套房子性价比很高,俏得很,可能这两天就会被人买了。你赶快来看看,来买哦!”当我得知那是套公寓,明确表示自己对公寓不感兴趣后,他有几分失望,也比较迅速地中断了聊天,没有顾得上和我寒暄。

日子越往前,离他和小李的孩子的出生日期,也就越来越近了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“屋头坐”“喝二两”

□黎强

那些年,草根百姓烟火人家虽然物质条件差些,但人情味亲情感十足,甚至还热情大方得有点过头似的,你敬我一尺,我回敬你一丈。

星期天,母亲去菜市场买了几棵白菜一刀豆腐做午饭,无意间看见腿上沾满黄泥巴,试图用戴着的烂草帽遮挡住半边脸的乡下远亲二老表,我称呼为二表叔。日子过得也寒碜的母亲没有犹豫,一脚踏过去,迎着远亲喊起来:“二老表,卖红苕嗦? 卖完了中午到屋头来坐哈。一哈儿我弄点激水胡豆,你跟哥老表喝二两。”哥老表是指我父亲。二表叔搓着黑黢黢的双手,不好意思地讲起客套,连连推辞。母亲脸一沉:“讲啥客气哟,逢到啥吃啥,二老表未必还看不起嗦。”

嘴上说是吃激水胡豆下酒,母亲却转身就去划了几斤“血片黄鳝”,回家煮了好大一钵水煮鳝鱼。桌子上,俩老表脑壳挨脑壳,龙门阵吹得河翻水翻的,把老白干喝得滋滋作响。当娃儿的我想破脑壳都想不通,平时家里不是吃凉拌茄子,就是炆炒水白菜,咋一个老家来的且不常登门的隔房远亲来了,母亲会舍得好酒好菜招待? 香喷喷的水煮鳝鱼,端在二表叔面前,娃儿们的碗中只能由母亲夹几片,还要省着吃。当娃儿的我自然不高兴。

待二表叔酒足饭饱走后,父亲拉过我说:“崽儿,乡下人苦,平时也没吃啥油荤。二表叔来屋头坐,是看得起我们。我们城里人,不要看不起乡下人,这份亲情不能丢哟。今天没有吃安逸鳝鱼,没得关系,月底关饷了,买来吃就是。”听父亲一说,我好像懂起了到“屋头坐”是主人家要拿好的出来吃的意思,又好像晃兮忽兮没有理解透。

老院子老房子老巷子挨邻接近的街坊,拖娃带崽过日子,生活得紧巴巴的,谁家都是一分钱掰成两分钱用。拐角黄葛树下住的陈婆,孤寡一人,抽烟,还喝点小酒。有时,陈婆一个人在黄葛树下,一坐就是大半天,呆呆地一句话不说。父母亲看在眼里,怜惜之情却在心里。那天,父亲对母亲说:“看倒看倒要过年啦,晚上弄几个菜,请陈婆来屋头坐,喝二两,算是给陈婆过个年吧。老人家一个人,真是造孽。”母亲领命,当晚做了粉蒸肉、麻婆豆腐,炖了点藕汤。等夜色渐起老街无人,才悄悄把陈婆扶来家里。陈婆很感动,一口小酒一颗烟,吃得又开心又伤心。

很多年后的一天晌午时分,陈婆忽然来我家告诉父母亲,她在美国的儿子要接她回福建老家,来给我们道个别。那天,陈婆摸摸我的小脑袋,送了我一支崭新的“金星”钢笔,说:“娃儿,好好读书,回报你的爸爸妈妈,他们是好人。二天,我还要来你们家屋头坐,喝二两哟。”

某个星期天,我被大人锁在家里做作业。小娃儿嘛,坐不住,开始翻箱倒柜地找零食。嘿,无意间在抽屉里发现了一瓶酒。我寻思着,酒是什么样的味道呢? 爸爸那么喜欢喝酒,每次来屋头坐的老辈子都要喝二两。想到这里,我拧开酒盖,在鼻子下嗅嗅。你别说,那香气真是扑鼻呢。于是乎,不管三七二十一,学着父亲的样子,喝起来。其实,酒之辣之烈,弄得我的眼睛水长流。但好奇心驱使我接下来,一口、两口……不知不觉间我就云里雾里了。娃儿家哪顾得上收拾酒瓶,瘫在床上就睡着了。结果,酒瓶翻了,洒洒了一地,整间屋子酒香萦绕。

晚上,下班回家的父亲一听母亲给他说我那瓶好酒给“抛洒”了的事情,火冒三丈,在厨房柴堆里扒出一截纤夫拉纤的纤藤,揪着我的耳朵,扯下我的裤子,在我的屁股上狠狠揍了一通,疼得我哭爹喊娘,嫩嫩的小屁股流了很多血。打过之后,父亲气鼓鼓地一人坐在老桌子上喝闷酒,一句话不说。

后来我长大了些,母亲才告诉我父亲打我的真相。原来,那之后不久就是母亲的生日,那瓶酒是父亲“托关系”搞到的,是父亲为母亲娘家人“屋头坐、喝二两”准备的,更是父亲为了感谢母亲勤俭持家的辛劳而准备的……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为谁鸣响的提琴

□胡佳清

或许音乐于我是与生俱来的,不然为啥我小时候有个绰号就叫“旋律”。

至今我都还记得,孩提时的我蹲在当年还算繁华的这座小城二马路的中段,一间窄小的“老胡开文”文具店玻璃柜前,盯着里面躺着的一把金黄色的小提琴,被它奇异的造型和色彩迷住,久久不肯离开的情形。

后来上小学读课文,《小音乐家扬科》在黑暗中拨响墙上挂着的那把象征梦幻中的光明的小提琴后,不久郁郁而亡的悲惨现实图景,让我幼小的心灵深受刺激。从此,我印象中的小音乐家和那把神秘的小提琴的影子,就时常在我童年的梦幻中摇曳,让我懵懵懂懂感知那提琴里面响着的,其实是人生的悲苦和苍凉。

我成长的那个年月,大人成天忙于工作,哪会顾及和发现孩子的兴趣特长,更难得去培养和开发孩子的天分。一切或辉煌或黯然的命运,都在静悄悄地不知不觉中自生自灭。

那是一次看样板戏,人物、情节和主题不在话下。单说那伴奏音乐,因有了西洋乐和民乐的交响,配器的光亮宏大,旋律的宽阔优美,层次的阶梯般分明又水乳交融,让我年少的心顿时像开闸的大水般亢奋和激动,瞬间,我生命的每个细胞,仿佛都跳动成了火辣辣的激荡音符。之后,再看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《白毛女》,音乐愈加丰富瑰丽,表演愈加精彩绝伦,给我以无比巨大的精神享受和审美愉悦,让我成天沉浸在青春、情爱和至美的热烈向往期待中。

我决计学琴。我央求父母买琴。

在那个年代,一把小提琴相当于当时我家五口人两三个月的生活开销。父母犹豫再三,但经不起我的强烈纠缠,他们最终不得不满足了我的这个要求。我记得很清楚,父母将东拼西凑的32元钱小心翼翼地交给我后,拜托在本地一家乐器厂工作的邻家阿姨帮我买琴了回来。

学琴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。没有老师,没有琴谱,我就凭着直觉和悟性,从一份简单的说明书上起步,解剖它的器官,弄清它的功能,大胆挥动琴弓,压响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强音。时间没过多久,一曲哀婉柔美的《卖花姑娘》,引来不少人流声来欣赏。

为了心爱的音乐能够在灵魂深处展翅飞翔,我央求父母托人从本地一家文工团借来一本泛黄的《霍曼小提琴练习曲集》,据说是音乐学院两年的教程。我用废旧木料自制谱架,朝圣般地搁上它,开始了我旷日持久的练习。

那时,我在工厂附近拓开一块荒野之地,提琴与野花和杂草为伍,音乐与溪水和蜂蝶为伴,我就在这样的“音乐殿堂”里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完成了全部课程。之后,一张生疏的曲谱只要摆在我的面前,我持琴挥弓保准一次试奏成功,令当时一些学琴者感叹不已。

那时,我喜欢演奏的乐曲,国外的有《梦幻曲》《小夜曲》《G大调小步舞曲》《沉思》等,国内的有《思乡曲》《新疆之春》《红河谷》《渔舟唱晚》等,以及由歌曲改编的《千年的铁树开了花》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等曲目。

那时,我家住在长江边。许多个夜晚,一间十五六平方米的小屋里响起的琴声,都会伴随夜色飞向洒满月光的河滩,飞进那些渡河人的耳朵和心里。伴之常常有人驻足我的窗户聆听,常常有慕名学琴者谦谦叩门而来。

我的结发妻子,就是我为一家孩子做提琴启蒙教师时,那缠缠绵绵游丝般的琴声飘进隔壁她家的窗棂,之后牵扯下的“情缘”……

虽然我这辈子至今都没能实现做一名交响乐团小提琴手的夙愿,但我心中永远鸣响着的提琴声,那隐隐透出来的月辉般的人文主义光彩和人生美学,却滋养了我的人生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